

人在旅途：一个人在欧洲飘来飘去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4_BA_BA_E5_9C_A8_E6_97_85_E9_c107_337709.htm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我心里模模糊糊地有了个行动的线路：从土耳其东部的特洛伊直下海港爱菲斯，搭船到希腊诸岛，然后从西西里去北非，一条阳光和大海的路，一条三千年前尤利西斯的神奇之路。漫长的夏季，城市里没什么急等我要去做的事情，远离书本，一个人在路上，漂移在时间之外，打开一扇扇未知的窗，这些念头让我兴奋。六月的太阳已是热烘烘的辣人，阵阵凉风从海峡吹来，气温始终保持着宜人的数字，金角湾渡轮上带纱巾的女子们和黄昏博斯普鲁斯海峡里的渔舟都是可以入画的。在阴冷潮湿的黑海南岸小镇塔布纵（Trabzon），在酷热无风的卡帕多非（Cappadocia），我不止一次地想念这个横跨欧亚的城市，想念街角绿叶间跳动的阳光，想念午夜蓝色清真寺上空回旋飞舞的千百只白鸟，想念刚刚开始这次旅行时那种不做任何旅行计划，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心情。我打算还住原先的东方客栈，乘坐的轻轨一路叮叮当当，听到柔美的女声播叫着：苏丹阿哈美站到了，请下车。我随人流下车，然后轻轨又慢腾腾开走了。卖瓜子花生酥糖的小贩推着三轮小车匆匆走过，卖电话卡的夫妇坐在小马扎上嗑瓜子，兜售明信片的汉子不断吆喝着，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文明和传奇风光披在肩上。我深吸一口清爽的空气，感到腹中空空，去买刚出炉的芝麻面包圈和土豆馅饼，坐在苏丹阿哈美公园的石凳上，静静吃起来。早餐下肚，买了张面值九百万里拉的土耳其国际电话卡，然后在红色清真寺和蓝色清真寺

之间的电话亭里得知“外婆走了”。挂上电话走到街上，在路牙子上坐下。我的脑子一下子不管用了，所有的市声像潮水一样退去，人来人往都只是太阳底下的影子，我想哭，却没有眼泪。也不知过了多久，来了一队身穿民族服装的女孩子，停在我面前。一个带队的老师打起鼓，女孩子开始旋转着跳起舞来，边跳边唱。不一会儿，从清真寺闻声出来的游人就围起了厚密的人墙，也把我围在里面。少女手拉手舞着，黑裙子上彩蝶翻飞，像是我在乡下看到的祭祀仪式：一种魔力使个人的存在消失了，原始的鼓点和快速的舞步仿佛在时空中拉起一条线，这一头是生那一头是死。留在世上的人好好活着，而去者已经合上双眼，带走所有的梦，化作烟灰，遁为无形，决绝地逸出这个世上最强悍的势力：时间。顿时如同放电影似的，一幕幕童年往事清晰涌上心头，想到生命的轮转，在烈日下的一团热闹中，不禁泪流满面。这几年我一直在欧洲飘来飘去，有一次回国，那时外婆已经得了绝症，全家都瞒着。外婆还是那么整齐，美丽。短短的银发到耳根，细细的皮肤细细的皱纹，精致的五官，精神相当好。我和外婆两人坐在厨房喝红豆汤，外婆轻轻地说：“你这样飘来飘去，什么时候才定下来呢，你不落定下来，没人要你的。你留了洋，恐怕眼高了，可人不能孤单一辈子，外婆心里疼你。”我听着当时眼泪就要下来，近一个世纪的人情世故，外婆什么都懂。可外婆不知道，我像个vagabond，流浪汉不敢眼高手低。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